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吳文宜卷三至五
強制之而今諸王有立國之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矣故宜資三至以強制之而今諸王有立國之
名而無襟帶之實又蜀地有自然之險是歷世
奸雄之所鬪鬪遁逃之所聚也而無親戚子弟
之守此豈深思遠慮杜漸防萌者乎昔漢文帝
據已成之業六合同風天下一家而賈誼上疏
陳當時之勢猶以爲譬如抱火厝於積薪之下
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此言誠存不忘
亡安不忘亂者也然臣之悽悽亦竊願居安思
危無曰高高在上常念臨深

戒盡除魏世之弊法。綏以新文之大化。使萬邦
欣欣喜戴。洪惠昆蟲草木。咸蒙恩澤。朝廷詠康
哉之歌。山藪無伐檀之人。此固天下所視望者
也。陛下自初踐祚。發無諱之詔。置箴諫之官。赫
然寵異。謂為之臣。以明好直言之信。恐陳事者
知直言之不用。背杜口結舌。祥瑞亦曷由來哉。
臣無陸生之才。不在顧問之地。蓋聞主聖臣直。
義在於有犯無隱。臣不惟疏遠。未信而言。敢歷
論前代隆名之君。及亡敗之主。廢興所由。又博

陳舉賢之路，廣開養老之制，崇必信之道。又張
 設議者之難，凡五事以聞。臣之所言皆直陳古
 今已行故事，非新聲異端也。辭義實淺，不足採
 納。然臣私心誠謂有可發起，覺悟遺忘，願陛下
 察臣愚忠，志臣狂直，無使天下以言者爲戒。疾
 痛增篤，退念桑梓之詩，惟狐死之義，輒取長休，
 歸近墳墓，顧瞻宮闕，繫情皇極，不勝丹款。其一
 曰：臣聞善有章也，著在經典；惡有罰也，戒在刑
 書。上自遠古，下洎秦漢，其明三霸王及亡國闇

君故可得而稱。至於忠蹇賢相。及佞諂姦臣。亦
可得而言。故朝有諤諤盡規之臣。無不昌也。任
用阿諛唯唯之士。無不亡也。是有國者皆欲求
忠以自輔。舉賢以自佐。而一國破家者。相繼皆
由任失其。所謂賢者不賢。忠者不忠也。臣謹
言前任賢所由興。任不肖所以亡者。堯之末年。
四凶在朝而不去。八元在家而不舉。然致天
地寧。四門穆穆。其功固在重華之爲相。夏癸放
於鳴條。商辛梟於牧野。此俱萬乘之主。而國滅

身擒。由不能屬任賢相用婦人之言荒淫無道。肆志沉宴作靡靡之樂。長夜之飲。於是登糟丘。臨酒池。觀牛飲。望肉林。龍逢忠而被害。比干諫而剖心。天下之所以歸惡者也。大甲暴虐。顛覆湯之典制。於是伊尹放之。官而能改悔反善。三年而後歸於亳。既已放而復還。殷道微而復興。諸侯咸服。號稱太宗。實賴阿衡之盡忠也。周室既衰。諸侯並爭。天王微弱。政遂陵遲。齊桓公淫亂之主耳。然所以能九合一匡之功。有尊周

之名。誠管夷吾之力及其死也。蟲流出門。豈非

任豎刁之過乎。且一桓公之身。得管仲其功如

彼。用豎刁其亂如此。夫榮辱存亡。實在所任。可

不審哉。秦本伯翳之後。微微小邑。至秦仲始大。

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自穆公至於始皇。皆

能畱心待賢。遠求異士。招由余於西戎。致五幾

於宛市。取丕豹於晉卿。迎蹇叔於宋里。由是四

方雄俊。繼踵而至。故能世爲疆國。吞滅諸侯。奄

有天下。兼稱皇帝。由謀臣之助也。道化未淳。崩

於沙丘。胡亥乘虐。用詐自悞。不能弘濟。統緒克
成。常構而乃。殘賊仁義。毒流黔首。故陳勝吳廣
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於是趙高逆亂。閻樂承
指。二世窮迫。自戮。望夷。子嬰雖立。去帝爲王。孤
危無輔。四旬而亡。此由邪臣擅命。指鹿爲馬。所
以速秦之禍也。秦失其鹿。豪傑競逐。項羽旣得
而失之。其咎在烹韓生。而范增之謀不用。假令
羽旣距項伯之邪說。斬沛公於鴻門。都咸陽。以
號令諸侯。則天下無敵矣。而羽踞韓生之忠諫。

肯范增之深計。自謂霸王之業已定。都彭城。還故鄉。爲晝被文繡。此蓋世俗兒女之情耳。而羽榮之。是故五載爲漢所擒。至死尚不知覺悟。乃曰。天亡我。非戰之罪。甚痛矣哉。且夫士之歸仁。猶水之歸下。獸之走曠野。故曰爲川驅魚者獺也。爲叢驅雀者鷓也。爲湯武驅人者桀紂也。漢高祖起於布衣。提三尺之刃。而取天下。用六國之資。無唐虞之禪。豈徒賴良平之奇謀。盡英雄之智力而已乎。亦由項氏爲驅人也。子孫承基

二百餘年。逮成帝委政舅家。使權勢外移。安昌侯張禹者。漢之三公。成帝保傅也。帝親幸其家。拜禹林下。深問天災人事。禹當惟大臣之節。爲社稷深慮。忠言嘉謀。陳其災患。則王氏不得專權。寵王莽無緣乘勢位。遂詆雲龍而登天衢。令漢祚中絕也。禹佞諂不忠。挾懷私計。徒低仰於五侯之間。苟取容媚而已。是以朱雲抗節。求尚方斬馬劍。欲以斬禹。以戒其餘。可謂忠矣。而成帝尚復不悟。乃以爲居下訕上。延辱保傅。罪死。

無赦。詔御史將雲下。欲急烹之。雲攀殿折檻。幸賴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以死爭之。若不然。則雲已摧碎矣。後雖釋檻不修。欲以彰明直臣。誠足以爲後世之戒。何益於漢室所由亡也哉。然世之論者以爲亂臣賊子無道之甚者。莫過於莽。此亦由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傳稱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朋友歸仁。及其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動見稱述。然於時人士。詣闕上書薦莽者。不可稱紀。內外

羣臣莫不歸莽功德。遭遇漢室中微。國嗣三絕。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莽得遂策命孺子。而奪其位也。昔湯武之興。亦逆取而順守之耳。向莽深惟殷周取守之術。崇道德。務仁義。履信實。去華僞。施惠天下。十有八年。恩足以感百姓。義足以結英雄。人懷其德。豪傑並用。如此。宗廟社稷宜未滅也。光武雖復賢才大業。詎可冀哉。莽卽位之後。自謂得天人之助。以爲功廣三王。德茂唐虞。乃自驕矜。奮其威詐。班宣符讖。震暴殘。

酷窮凶極惡。人怨神怒。冬雷電以驚人耳目。夏地動以惕其心腹。而莽猶不知覺悟。方復重行不順時之令。竟連五之刑。佞媚者親幸。忠諫者誅夷。由是天下忿憤。內外俱發。四海分崩。城池不守。身死於匹夫之手。爲天下笑。豈不異哉。其所由然者。非取之過。而守之非道也。莽旣屠肌六合雲擾。劉聖公已立而不辨。盆子承之而覆敗。公孫述又稱帝於蜀漢。如此數子。固非所謂應天順人者。徒爲光武之驅除者耳。夫天下者。

蓋亦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殷商之旅
其會如林。矢於牧野。維予侯興。又曰。侯服於周。
天命靡常。由此言之。主非常人也。有德則天下
歸之。無德則天下叛之。故古之明王。其勞心遠
慮。常如臨川。無津涯。於是法天地。象四時。隆恩
德。敬大臣。近忠直。遠佞人。仁孝著乎宮牆。弘化
洽乎兆庶。爲平直如砥。矢信義感人神。雖有椒
房外戚之寵。不受其委曲之言。雖有近習愛幸
之豎。不聽其姑息之辭。四門穆穆。闢而不闢。待

諫者而無忌。恒戰戰慄慄。不忘戒懼。所以欲永
終天祿。恐爲將來賢聖之驅除也。且臣聞之。懼
危者常安者也。憂亡者恒存者也。使夫有國之
君。能安不忘危。則本枝百世。長保榮祚。名位與
天地無窮。亦何慮乎爲來者之驅除哉。傳有之
曰。狂夫之言。明主察焉。其二曰。士之立業。行非
一槩。吳起貪官。母死不歸。殺妻求將。不孝之甚。
然在魏。使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
謀。曾參閔騫。誠孝子也。不能夙夕離其親。豈有

出身致死。涉危險之地哉。今大晉應期運之所
授。齊聖美於有虞。而吳人不臣。稱帝私附。此亦
國之羞也。陛下誠欲致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
使奮威淮浦。震服蠻荆者。故宜疇咨博采。廣開
貢士之路。薦巖穴。舉賢才。徵命考試。匪俊莫用。
今臺閣選舉。塗塞耳目。九品訪人。唯問中正。故
據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孫。則當塗之昆弟也。二
者苟然。則簞門蓬戶之俊。安得不有陸沉者哉。
其三曰。昔田子方養老馬。而窮士知所歸。況居

天下之廣土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化乎。昔明王聖主無不養老。老人衆多未必皆賢。不可悉養。故父事三老。所以明孝。宗事五更。所以明敬。孟子曰。吾老以及人之老。吾幼以及人之幼。今天下雖定。而華山之陽無放馬之羣。桃林之下。未有休息之十政。以吳人尚未臣服故也。夫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天下元元。瞻望新政。願陛下思子方之仁。念犬馬之勞。思帷蓋之報。發仁惠之詔。廣開養老之制。其四曰。法令賞

罰莫大乎信。古人有言：人而無信，不知其可。況
有養人以惠，使人以義，而可以不信行之哉。臣
前爲西郡太守，被州所下，已未詔書。羌胡道遠，
其但募取樂行，不樂勿彊。臣被詔書，輒宣恩廣
募，示以賞信，所得人名，卽條言在。西其晉人自
可差簡丁彊，如法調取。至於羌胡，非恩意告諭，
則無欲度金城河西者也。自往每典軍度河，未
曾有變故。刺史郭綏勸帥有方，深加獎厲，要許
重報。是以所募感恩利賞，遂立績效。功在第一。

今州郡督將並已受封。羌胡健兒。或王或侯。不蒙論敘也。晉文猶不貪原而失信。齊桓不惜地而背盟。況聖主乎。其五曰。昔周漢之興。樹親建德。周因五等之爵。漢有河山之誓。及其衰也。神器奪於重臣。國祚移於他人。故滅周者秦。非姬姓也。代漢者魏。非劉氏也。於今國家大計。使異姓無裂土專封之邑。同姓並據有連城之地。縱復令諸王後世子孫。還自相并。蓋亦楚人失繁。弱於雲夢。尚未爲亡其弓也。其於神器不移他

族亦始祖不遷之廟。萬年億兆不改其名矣。大
晉諸王二十餘人。而公侯伯子男五百餘國。欲
言其國皆小乎。則漢祖之起。俱無尺土之地。況
有國者哉。將謂大晉世世賢聖。而諸侯之胤常
不肖邪。則放勛欽明。而有丹朱。瞽叟頑凶。而有
虞舜。天下有事。無不由兵。而無故多樹兵本。廣
開亂原。臣故曰五等不便也。臣以爲可如前表
諸王。宜大其國。增益其兵。悉遣守藩。使形勢足
以相接。則陛下可高枕而臥耳。臣以爲諸侯伯

子男名號。皆宜改易之。使封爵之制。祿奉禮秩。並同天下諸侯之例。臣聞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也。與死人同病者。未嘗生也。與亡國同法者。未嘗存也。況夫魏魏大晉。方將登太山。禪梁父。刻石書勲。垂示無窮。宜遠鑒往代。興廢深為嚴防。使著事奮筆。必有紀焉。昔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臣所以私懷慄慄。自忘輕賤者也。書奏。帝覽而異焉。擢為明威將軍。魏興太守。卒於官。武帝將滅吳。以羊祜為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初祐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會益州刺史
王濬徵爲大司農祐因表畱濬監益州事加龍
驤將軍密令修舟楫爲順流之計祐繕甲訓卒
廣爲戎備至是上疏曰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
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
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
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衆役無時
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勲成無爲之化也故堯
有丹水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戢

兵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之。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常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此乃諸侯之時耳。當今一統，不得與古同喻。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惟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人荷戟，千人莫當。

及進兵。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擐旗。伏尸數

萬。乘勝

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棲而不

敢出。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

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劔閣山

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

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

盛於往時。今不於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

苦役。日盡于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

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

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

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

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

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爲國。無

有內外。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

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

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將疑於朝。

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

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

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戰楯。不

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
如中國。惟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
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
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內，有憑城之心。如
此軍不踰時，尅可必矣。帝深納之。

劉頌請善富
身之政建藩
唐之固

咸寧中，淮南相劉頌在郡，上疏曰：臣昔忝河內，
臨辭受詔，卿所言悉要事宜，小大數以聞，恒苦
多事，或不能悉有報，勿以爲疑。臣受詔之日，喜
懼交集，益思自竭，用忘其鄙，願以螢燭，增暉重

光到郡草具所陳如左。未及書上。會臣嬰丁天
罰。寢頓累年。今謹封上前事。臣雖才不經國。言
淺多違。猶願陛下垂省。使臣微誠得經聖鑒。不
總棄於常案。如有足採。冀補萬一。伏見詔書開
啓十字。以支百世。封建戚屬。咸出之藩。夫豈不
懷公理然也。樹國全制。始成於今。超秦漢魏氏
之局節。紹五帝三代之絕跡。功被無外。光流後
裔。巍巍盛美。三五之君。殆有慙德。何則。彼因自
然而就之。異乎絕跡之後更創之。雖然。封幼稚

皇太子於吳。臣之愚慮。謂未盡善。夫吳越剽輕。

皇子於吳蜀。臣之愚慮。謂未盡善。夫吳越剽輕。庸蜀險絕。此故變釁之所出。易生風塵之地。且自吳平以來。東南六州將士更守江表。此時之至患也。又內兵外守。吳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壯王以鎮撫之。使內外各安其舊。又孫氏爲國。文武衆職。數擬天朝。一旦堙替。同於編戶。不識所蒙更生之恩。而災困逼身。自謂失地。用懷不靖。今得長王以臨其國。隨才授任。文武並叙。士卒自役。不出其鄉。求富貴者。取之於國內。內兵

得散新邦又安。兩獲其所於事爲宜。宜取同姓諸王二十以上。人才高者分王吳蜀。以其去近就遠。割裂土宇。令倍於舊。以徙封故地。用王幼稚。須皇子長。乃遣君之。於事無晚也。急所須地。交得長主。此事宜也。臣所陳封建。今大義已舉。然餘衆事。儻有足採。以叅成制。故皆并列。本事。臣聞不憚危悔之患。而願獻所見者。盡忠之臣也。垂聽逆耳。甘納善言者。濟世之君也。臣以期運。幸遇無諱之朝。雖嘗抗疏陳辭。汎論政體。猶

未悉所見。指言得失。從荷恩寵。不異凡流。臣竊
自愧不盡忠規。無以上報。謹列所見如左。臣誠
未自許所言必當。然要以不隱所懷。爲上報之
節。若萬一足採。則微臣更生之年。如皆瞽妄。則
國之福也。願陛下。缺半日之閒。垂省臣言。伏惟
陛下。雖應天順人。龍飛踐阼。爲創業之主。然所
遇之時。實是叔世。何則。漢末陵遲。閹豎用事。小
人專朝。君子在野。政荒衆散。遂以亂亡。魏武帝
以經略之才。撥煩理亂。兼肅文教。積數十年。至

於延康之初。然後吏清。下順法。始大行。逮至文
明二帝。奢淫驕縱。傾殆之主也。然內盛臺榭聲
色之娛。外當三方英豪嚴敵。事成克舉。少有愆
違。其故何也。實賴前緒。以濟勲業。然法物政刑。
因已漸頹矣。自嘉平之初。晉祚始基。逮于咸熙
之末。其間累年。雖鈇鉞屢斷。翦除凶醜。然其存
者。咸蒙遭時之恩。不軌於法。泰始之初。陛下踐
阼。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孫。則其
曾玄。古人有言。膏粱之性難正。故曰時遇叔世。

當此之秋。天地之位始定。四海洗心整綱之會也。然陛下猶以用才因宜。法寬有由。積之在素。異於漢魏之先。三祖崛起。易朝之爲。未可一旦直繩御下。誠時宜也。然至所以爲政。矯世衆務。自宜漸出。公塗。法正威斷。日遷就。肅譬猶行舟。雖不橫截迅流。然俄向所趣。漸靡而往。終得其濟。積微稍著。以至於今。可以言政。而自泰始以來。將三十年。政功美績。未稱聖旨。凡諸事業。不茂。旣往。以陛下明聖。猶未及叔世之弊。以成始

初之隆。傳之後世。不無慮乎。意者臣言豈不少
槩聖心。夫顧惟萬載之事。理在二端。天下大器。
一安難傾。一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必精目下
之政。政安遺業。使數世賴之。若乃兼建諸侯。而
樹藩屏。深根固蒂。則延祚無窮。可以比跡三代。
如或當身之政。遺風餘烈。不及後嗣。雖樹親戚。
而成國之制不建。使夫後世。獨任智力。以安大
業。若未盡其理。雖經異時。憂責猶追在陛下。將
如之何。願陛下善當今之政。樹不拔之勢。則天

下無遺憂矣。夫聖明不世出。後嗣不必賢。此天
理之常也。故善爲天下者。任勢而不任人。任勢
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也。郡縣之察。小政
理。而大勢危。諸侯爲邦。近多違。而遠慮固。聖王
惟終始之弊。權輕重之理。包彼小違。以據大安。
然後足以藩固內外。維鎮九服。夫武王聖主也。
成王賢嗣也。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賢。而廣封建
者。慮經無窮也。且善言今者。必有驗之於古。唐
虞以前。書文殘缺。其事難詳。至於三代。則並建

明德及興。上之顯親列爵五等。開國承家。以藩屏帝室。延祚久長。近者五六百歲。遠者僅將千載。逮至秦氏。罷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無輔。二世而亡。漢承周秦之後。雜而用之。前後二代。各二百餘年。揆其封建不用。雖強弱不適制度。舛錯不盡事中。然跡其衰亡。恒在同姓失職。諸侯微時。不在強盛。昔呂氏作亂。幸賴齊代之援。以寧社稷。七國叛逆。梁王捍之。卒弭其難。自是之後。威權削奪。諸侯止食租奉。甚者至乘牛

車是以王莽得擅本朝。遂其姦謀。傾蕩天下。毒
流生靈。光武紹起。雖封樹子弟。而不建成國之
制。祚亦不延。魏氏承之。圜閉親戚。幽囚子弟。是
以神器速傾。天命移在陛下。長短之應。禍福之
徵。可見於此。又魏氏雖正位居體。南面稱帝。然
三方未賓。正朔有所不加。實有戰國相持之勢。
大晉之興。宣帝定燕。太祖平蜀。陛下滅吳。可謂
功格天地。土廣三王。舟車所至。人迹所及。皆爲
臣妾。四海大同。始於今日。宜承大勳之集。及陛

下盛明之時。開啓土宇。使同姓必主。建久安於
萬載。垂長世於無窮。臣又聞國有任臣則安。有
重臣則亂。而王制人君立子以嫡。不以長。立嫡
以長。不以賢。此事情之不可易者也。而賢明至
少。不肖至衆。此固天理之常也。物類相求。感應
而至。又自然也。是以闇君在位。則重臣盈朝。明
后臨政。則任臣列職。夫任臣之與重臣。俱執國
統而立斷者也。然成敗相反。邪正相背。其故何
也。重臣假所資以樹私任。臣因所藉以盡公盡。

公者政之本也。樹私者亂之源也。推斯言之則
秦日少。亂日多。政教漸頽。欲國之無危不可得
也。又非徒唯然而已。借令愚劣之嗣蒙先哲之
遺緒。得中賢之佐。而樹國本根不深。無幹輔之
固。則所謂任臣者。化而爲重臣矣。何則。國有可
傾之勢。則執權者見疑。衆疑難以自信。而甘受
死亡者。非人情故也。若乃建基旣厚。藩屏強禦。
雖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懼。曩之所謂重臣者。
今悉反忠而爲任臣矣。何則。理無危勢。懷不自

猜○忠○誠○得○著○不○惕○於○邪○故○也○聖○王○知○賢○哲○之○不
世○及○故○立○相○持○之○勢○以○御○其○臣○是○以○五○等○既○列
臣○無○忠○慢○同○於○竭○卽○以○徇○其○上○羣○后○既○建○繼○體
賢○鄙○亦○均○一○契○等○於○無○慮○且○樹○國○苟○固○則○所○任
之○臣○得○賢○益○理○次○委○中○智○亦○足○以○安○何○則○勢○固
易○持○故○也○然○則○建○邦○苟○盡○其○理○則○無○向○不○可○是
以○周○室○自○成○康○以○下○逮○至○宣○王○宣○王○之○後○到○于
赧○王○其○間○歷○載○朝○無○名○臣○而○宗○廟○不○隕○者○諸○侯
維○持○之○也○故○曰○爲○社○稷○計○莫○若○建○國○夫○邪○正○逆

順者人心之所繫服也今之建置宜審量事勢

順者人心之所繫服也。今之建置宜審量事勢。使諸侯率義而動。同忿俱奮。令其力足以維帶京邑。若包藏禍心。惕於邪而起。孤立無黨。所蒙之籍不足獨以有爲。然齊此甚難。陛下宜與逢古今善識事勢之士。深共籌之。建侯之理。使君樂其國。臣榮其朝。各流福祚。傳之無窮。上下一心。愛國如家。視百姓如子。然後能保荷天祿。兼翼王室。今諸王裂土。皆兼於古之諸侯。而君賤其爵。臣耻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縣。

無成國之制。故也。今之建置。宜使率由舊章。一如古典。然人心繫常。不累十年。好惡未改。情願未移。臣之愚慮。以爲宜早創大制。遲迴衆望。猶在十年之外。然後能令君臣各安其位。榮其所蒙。上下相持。用成藩輔。如今之爲。適足以虧天府之藏。徒棄穀帛之資。無補鎮國衛上之勢也。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國。後雖王之子孫。無復尺土。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親疎。轉有所廢。以有所樹。則是郡縣之職。非建國之制。今宜

陳開此地。令十世之內。使親者得轉處近。十世

豫開此地。令十世之內。使親者得轉處近。十世之遠。近郊地盡。然後親疎相維。不得復如十世之內。然猶樹親有所遲。天下都滿已彌數百千年矣。今方始封。而親疎倒施。甚非所宜。宜更丈量天下土田方里之數。都更裂土分人。以王同姓。使親疎遠近。不錯其宜。然後可以永安。古者封國。大者不過土方百里。然後人數殷衆。境內必盈。其力足以備充制度。今雖一國周環。近將千里。然力實寡。不足以奉國典。所遇不同。故當

因時制宜。以盡事適。今宜令諸王國容少。而軍容多。然於古典所應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須。漸而備之。不得頓設也。須車甲器械既具。羣臣乃服綵章。倉廩已實。乃營宮室。百姓已足。乃備官司。境內充實。乃作禮樂。唯宗廟社稷。則先建之。至於境內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內史國相。命於天子。其餘衆職。及死生之斷。穀帛資實。慶賞刑威。非封爵者。悉得專之。今臣所舉二端。蓋事之大較。其所不載。應在二端之屬者。以此爲

率今諸國本一郡之政耳。若備舊典則官司以
數事所不須。而以虛制損實力。至於慶賞刑斷。
所以御下之權不重。則無以威衆人而衛上。故
臣之愚慮。欲令諸侯權具。國容少而軍容多。然
亦終於必備。今事爲宜。周之建侯。長享其國。與
王者並。遠者僅將千載。近者猶數百年。漢之諸
王傳祚。暨至曾玄。人性不甚相遠。古今一揆。而
短長甚違。其故何耶。立意本殊。而制不同。故也。
周之封建。使國重於君。公侯之身。輕於社稷。故

無道之君。不免誅放。敦典滅繼絕之義。故國祚
不泯。不免誅放。則羣臣思懼。胤嗣必繼。是無亡
國也。諸侯思懼。然後軌道下無亡國。天子乘之。
理勢自安。此周室所以長在也。漢之樹置君國。
輕重不殊。故諸王失度。陷於罪戮。國隨以亡。不
崇典滅繼絕之序。故下無固國。下無固國。天子
居上。勢孤無輔。故姦臣擅朝。易傾大業。今宜反
漢之弊。修周舊跡。國君雖或失道。陷於誅絕。又
無子應除。苟有始封支胤。不問遠近。必紹其祚。

若無遺類。則虛建之。須皇子無以繼其統。然後
建國無滅。又班固稱諸侯失國。亦猶網密。今又
宜都寬其檢。且建侯之理。本經盛衰。大制都定。
班之羣后。著誓丹青。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諸
宗廟。副在有司。寡弱小國。猶不可危。豈況萬乘
之主。承難傾之邦。而加其上。則自然永久。居重
固之安。可謂根深華嶽。而四維之也。臣之愚願。
陛下置天下於自安之地。寄大業於固成之勢。
則可以無遺憂矣。今閭閻少名士。官司無高能。

其故何也。清議不肅。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無
名士。下不專局。又無考課。吏不竭節。故無高能。
無高能。則有疾。世事少。名士則後進。無準。故臣
思立吏課。而肅清議。夫欲富貴。而惡貧賤。人理
然也。聖王大諳物情。知不可去。故直同公私之
利。而詭其求道。使夫欲富者。必先由貧。欲貴者。
必先安賤。安賤則不矜。不矜然後廉。士厲守貧。
者必節。欲節。欲然後操。全以此處務。乃得盡公。
盡公者。富貴之徒也。為無私者。終得其私。故公

私之利同也。今欲富者不由貧自得富。欲貴者不安賤自得貴。公私之塗既乖。而人情不能無私。私利不可以公得。則恒背公而橫務。是以風節日頹。公理漸替。人士富貴。非軌道之所得。以此爲政。小在難期。然教頹來旣久。難反一朝。又世放都靡。營欲比肩。羣士渾然庸行。相侶不可頓肅。甚殊黜陟也。且教不求盡善。善在抑尤。同侈之中。猶有甚泰。使夫昧適情之樂者。損其顯榮之貴。俄在不鮮之地。約已絜素者。蒙儉德之

報○列○於○清○宮○之○上○二○業○分○流○令○各○有○蒙○然○俗○放
都○奢○不○可○頓○肅○故○臣○私○慮○願○先○從○事○於○漸○也○天
下○至○大○萬○事○至○衆○人○君○至○少○同○於○天○日○故○非○垂
聽○所○得○周○覽○是○以○聖○王○之○化○執○要○而○已○委○務○於
下○而○不○以○事○自○嬰○也○分○職○既○定○無○所○與○焉○非○憚
日○昃○之○勤○而○牽○於○逸○豫○之○虞○誠○以○政○體○宜○然○事
勢○致○之○也○何○則○夫○造○創○謀○始○逆○聞○是○非○以○別○能
否○甚○難○察○也○既○已○施○行○因○其○成○敗○以○分○功○罪○甚
易○識○也○易○識○在○考○終○難○察○在○造○始○故○人○君○能○居

易○識○則○安○人○臣○不○難○其○難○則○亂○今○陛下○每○精○事

其易則安。人臣不處其難。則亂。今陛下每精事始。而略於考終。故羣吏慮事。懷成敗之懼。輕飾文采。以避目下之譴。重此政功。所以未善也。今人主能恒居易執要。以御其下。然後人臣功罪形於成敗之徵。無逃其誅賞。故罪不可蔽。功不可誣。功不可誣。則能者勸。罪不可蔽。則違慢日肅。此爲國之大略也。臣竊惟陛下聖心。意在盡善。懼政有違。故精事始。以求無失。又以衆官勝任者少。故不委務。寧居日昃也。臣之愚慮。竊以

爲今欲盡善。故宜考終。何則。精始難校。故也。又羣官多不勝任。亦宜委務。使能者得以成功。不能者得以著敗。敗者可得而廢。功成可得遂任。然後賢能常居位。以善事。闇劣不得以尸祿害政。如此不已。則勝任者漸多。經年小久。卽羣司徧得其人矣。此按才考實政之至務也。今人主不委事仰成。而與諸下共造事。始則功罪難分。下不專事。居官不久。故能否不別。何以驗之。今世士人決不悉良能也。又決不悉疲軟也。然今

欲舉一忠賢。不知所賞。求一負敗。不知所罰。及

世士人決不悉良能也。又決不悉疲軟也。然今
欲舉一忠賢。不知所賞。求一負敗。不知所譴。及
其免退。自以犯法耳。非不能也。登進者。自以累
資及人間之譽耳。非功實也。若謂不然。則當今
之政。未稱聖旨。此其徵也。陛下御令法爲政。將
三十年。而功未日新。其咎安在。古人有言。琴瑟
不調。甚者必改而更張。凡臣所言。誠政體之常
然。古今異宜。所遇不同。陛下縱未得盡仰成之
理。都委務於下。至如今事。應奏御者。蠲除不急
使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二。古者六卿分職。冢宰

爲師。秦漢已來。九列執事。丞相都總。今尚書制斷。諸卿奉成。於古制爲重。事所不須。然今未能省并。可出衆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尚書爲其都統。若丞相之爲。惟立法創制。死生之斷。除名流徙。退免大事。及連度支之事。臺乃奏處。其餘外官皆專斷之。歲終臺閣課功。校簿而已。此爲九卿造創事。始斷而行之。尚書書主賞罰繩之。其勢必愈考成。司非而已。於今親掌者。動受成於上下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歲終事功不建。不

知所責也。夫監司以法舉罪，獄官案劾，盡實法。吏據辭守文，大較雖同。然至於施用，監司與夫。法獄體宜小異，獄官唯實法，吏唯文。監司則欲舉大而略小，何則？夫細過微闕，謬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此所謂欲理而反亂者也。故善爲政者，綱舉而網疏，網舉則所羅者廣，網疏則小必漏，所羅者廣，則爲政不苛，此爲政之要也。而自近世以來，爲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微過不足以害

政舉之則微而益亂。大綱不振。則豪強橫肆。豪
強橫肆。則百姓失職矣。此錯所急而倒所務之
由也。今宜令有司。反所常之政。使天下可善化。
及此非難也。人主不善碎密之案。必責犯彊舉
尤之奏。當以盡公。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夫大
姦犯政。而亂兆庶之罪者。類出富彊而豪富者。
其力足憚。其貨足欲。是以官長顧勢而頓筆。下
吏縱姦。懼所司之不舉。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
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不亮。固已在其中。

矣。非徒無益於政體，清議乃由此而益傷。古人
有言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焉。又曰：過而能
改，又曰不二過。凡此數者，皆是賢人君子不能
無過之言也。苟不至於害政，則皆天網之所漏，
所犯在甚泰，然後王誅所必加。此舉罪淺深之
大例者也。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不善者必夷
戮以警衆。此爲政誅赦之準式也。何則？所謂賢
人君子，苟不能無過，小疵不可以廢其身，而輒
繩以法，則愧於明時。何則？雖有所犯，輕重甚殊。

於士君子之心受責不同而各不異者故不軌
之徒得引名自方以惑衆聽因各可亂假力取
直故清議益傷也凡舉過彈違將以肅風論而
整世教今舉小過清議益頽是以聖王深識人
情而逢政體故其稱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
赦小過舉賢才又曰無求備於一人故冕而前
旒充纒塞耳意在善惡之報必取其尤然後簡
而不漏大罪必誅法禁易全也何則害法在犯
尤而謹搜微過何異放兕豹於公路而禁鼠盜

於隅隙。古人有言。鈇鉞不用。而刀鋸日弊。不可
以爲政。此言大事緩而小事急也。時政所失少。
有此類。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務也。夫權制
不。可。以。經。常。政。乖。不。可。以。守。安。此。言。攻。守。之。術。
異。也。百。姓。雖。愚。望。不。虛。生。必。因。時。而。發。有。因。而。
發。則。望。不。奪。事。變。異。前。則。時。不。可。違。明。聖。逢。政。
應。赴。之。速。不。及。下。車。故。能。動。合。事。機。大。得。人。情。
昔。魏。武。帝。分。離。天。下。使。人。役。居。戶。各。在。一。方。旣
事。勢。所。須。且。意。有。曲。爲。權。假。一。時。以。赴。所。務。非

正典也。然逡巡至今。積年未改。百姓雖身丁其困。而私怨不生。誠以三方未悉蕩并。知時未可。以求安息故也。是以甘役如歸。視險如夷。至於吳平之日。天下懷靜。而東南二方六郡兵將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給京城運漕。或南子北。室家分離。咸更不寧。又不習水土。運役勤瘁。並有死亡之患。勢不可久。此宜大見處分。以前人望。魏氏錯役。亦應改舊。此二者各盡其理。然黔首感恩懷德。謳吟樂生。必十倍於今也。自董卓作亂。

以至今。近出百年。四海勤瘁。丁難極矣。六合渾

以至今。近出百年。四海勤瘁。丁難極矣。六合渾
并。始於今日。兆庶思寧。非虛望也。然古今異宜。
所遇不同。誠亦未可以希遵在昔。放息馬牛。然
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國。兵備待事。其鄉實在可
爲。縱復不得悉。然爲之。苟盡其理。可靜三分之
二。吏役可不出千里之內。但如斯而已。天下所
蒙。已不訾矣。政務多端。世事之未盡理者。難徧
以疏舉。振領總綱。要在三條。凡政欲靜。靜在息
役。息役在無爲。倉廩欲實。實在利農。利農在乎

糴爲政欲著信。著信在簡賢。簡賢在官。又官久非難也。連其班級。自非才宜。不得傍轉。以終其課。則事善矣。平糴已有成制。其未備者。可就周足。則穀積矣。無爲匪他。却功作之勤。抑佞益而損之利。如其斯而已。則天下靜矣。此三者既舉。雖未足以厚化。然可以爲安有餘矣。夫王者之利。在生天地自然之財。農是也。所立爲指。於此事誠有功益。苟或妨農。皆務所息。此悉似益而損之謂也。然今天下自有事所必須。不得止已。

或用功甚少。而所濟至重。目下爲之。雖少有

或用功甚少。而所濟至重。目下爲之。雖少有廢。而計終已大益。農官有十百之利。及其妨害。在始倡如未急。終作大患。宜逆加功以塞其漸。如河汴將合。况萊苟善。則役不可息。諸如此類。亦不得已已。然事患緩急。權計輕重。自非近如此類。準以爲率。乃可與爲。其餘皆務在靜息。然能善算輕重。權審其宜。知可與可廢。甚難了也。自非上智遠才。不幹此任。夫創業之美。勲在垂統。使夫後世蒙賴以安。其爲安也。雖昏猶明。雖愚

若智濟世功者實在善化之爲。要在靜國。至夫
修飾官署。凡諸作役。務爲恒傷過泰。不患不舉。
此將來所不須於陛下而自能者也。至於仰蒙
前緒。所憑日月者。實在遺風繫人心。餘烈匡幼
弱。而今勤所不須以傷所憑。鈞此二者。何務孰
急。陛下少垂思迴慮。詳擇所安。則大理盡矣。世
之私議。竊比陛下於孝文。臣以爲聖德隆殺。將
在乎後。不在當今。何則。陛下龍飛鳳翔。應期踐
阼。有創業之勲矣。掃滅彊吳。奄征南海。又有之。

矣。以天子之貴，而躬行布衣之所難，孝儉之德，冠於百王，又有之矣。履宜無細，動成軌度，又有之矣。若善當身之政，建藩屏之固，使晉代久長，後世仰瞻遺跡，校功考事，實與湯武比隆，何孝文足云。臣之此言，非臣下褒上，虛美常辭，其事實然。若所以資爲安之理，或未盡善，則恐良史書勲，不得遠盡弘美，甚可惜也。然不可使夫知政之士，得參聖慮，經年小久，終必有成。願陛下少察臣言。

劉琨段匹碑
上琅邪王會

東晉元帝為琅琊王在江南并州刺史劉琨冀
 州刺史段匹碑上書曰臣聞天生蒸民樹之以
 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
 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知黎
 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
 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所以弘
 振遐風或固萬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臣琨臣
 匹碑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
 基景命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

繼軌惠澤侔於有虞，十年過於周氏。自元康以
來，艱禍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宸極失御，登
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賴先后之德，宗廟
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誕授欽明，服膺聰哲。
玉質幼彰，金聲夙振，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
四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之望，不圖天不
悔禍，大災荐臻，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
縱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臣等奉表使還，
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沉

虜廷神器流離再辱荒逆臣每覽史籍觀之前
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
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況臣等荷寵三世
位廁鼎司承問震惶精爽飛越且悲且惋五情
無主舉哀朔垂上下泣血臣現臣匹礪頓首頓
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未
改曆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
明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爲五伯之長晉有驪
姬之難而重耳以主諸侯社稷靡安必將有以

扶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
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應命代之期、紹
千載之運、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
讖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天下囂然、無所
歸懷、雖有夏之邁夷羿、宗姬之離犬戎、蔑以過
之、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
刑、抗明威以懾不類、仗大順以肅宇內、純化既
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旣暢、則遐方企踵、百揆時
序於上、四門穆穆於下、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爲

美談宣王之典周詩以爲休詠。况茂勳格於皇天。清輝光於四海。蒼生顒然。莫不欣戴。聲教所加。願爲臣妾者哉。且宣皇之胤。唯有陛下。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惟。聖德天地之際。旣交。華喬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爲休徵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

因函夏之趣。昧死以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

因函夏之趣。昧死以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
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爲務。不以小
行爲先。以黔首爲憂。不以克讓爲事。上以慰宗
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溥天傾首之望。則所謂生
繁華於枯莢。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
甚。臣琨臣匹。碑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又聞尊
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
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方今鍾百王之季。
當陽九之會。狡寇窺窬。伺國瑕隙。齊人波蕩。無

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卻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慮。出自胸懷。不勝大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之路。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踊躍之懷。南望罔極。

熊遠請命將
至洛修復園
除逆類

元帝初作相引熊遠為主簿時傳北陵被發帝
將舉哀遠上疏曰園陵既不親行承傳言之者
未可為定且園陵非一而直言侵犯遠近吊問
答之宜當有主謂應更遣使攝河南尹按行得
審問然後可發哀即宜命將至洛修復園陵討
除逆類昔宋殺無畏莊王奮袂而起衣冠相追
於道軍成宋城之下況此酷辱之大耻臣子奔
馳之日夫修園陵至孝也討逆叛至順也救社
稷至義也卹遺黎至仁也若修此四道則天下

奏議

卷七十九

三十九

響應無思不服矣。昔項羽殺義帝以爲罪。漢祖

哭之以爲義。劉項存亡在此一舉。羣賊豺狼。弱

於往日。惡逆之甚。重於丘山。大晉受命。未改於

上。兆庶謳吟。思想於下。今順天下之心。命貔貅

之士。鳴檄前驅。大軍後至。威風赫然。聲振朔野。

則上副西土義士之情。下允海內延頸之望矣。

元帝使人齎印板。進張駿爲大將軍。自是每歲

使命不絕。後駿遣叅軍趙護上疏曰。東西隔塞。

踰歷年載。夙承聖德。心繫本朝。而江吳寂蔑。

張駿遣趙護
上疏請齊力
討

披莫及。雖難力修塗。同盟靡恤。奉詔之日。悲

波莫及。雖肆力修塗。同盟靡恤。奉詔之日。悲喜
交并。天恩光被。褒崇輝渥。卽以臣爲大將軍。都
督陝西雍秦涼州諸軍事。休振寵赫。萬里懷戴。
嘉命顯至。銜感屏營。伏惟陛下。天挺岐嶷。堂構
晉室。遭家不造。播幸吳楚。宗廟有黍離之哀。國
陵有殄廢之痛。普天咨嗟。含氣悲傷。臣專命一
方。職在斧鉞。遐域僻陋。勢極秦隴。勒雄旣死。人
懷反正。謂季龍李期之命。曾不崇朝。而皆纂繼
凶逆。鴟目有年。東西遼曠。聲援不接。遂使桃蟲

鼓翼四夷。誼諱向義之徒。更思背誕。鉛刀有于將之志。螢燭希日月之光是。以臣前章懇切。欲齊力時討。而陛下雍容江表。坐觀禍敗。懷目前之安。替四祖之業。馳檄布告。徒設空文。臣所以宵吟荒漠。痛心長路者也。且兆庶離主。漸再經世。先老消落。後生靡識。忠良受梟懸之罰。羣凶貪縱橫之利。懷君戀故。日月告流。雖時有尚義之士。畏逼首領。哀歎窮廬。臣聞少康中興。由於一旅。光武嗣漢。衆不盈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况以荆揚。無示。早臣州突。斷吞噬。遺錫在於掌握。

璽監請光復
舊京疆理率
夏

況以荆揚慄悍。臣州突騎吞噬。遺錫在於掌握。哉。願陛下。數弘臣慮。永念先績。勅司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沔。使首尾俱至也。

哀帝隆和初。寇逼河南。太守戴施出奔。冠軍將軍陳祐告急。桓溫使竟陵太守鄧遐率三千人助祐。并欲還都洛陽。上疏曰。巴蜀旣平。逆胡消滅。時來之會。旣至。休泰之慶。顯著。而人事乖違。屢喪王略。復使二賊雙起。海內崩裂。河洛蕭條。山陵危逼。所以遐邇悲惶。痛心於旣往者也。伏

惟陛下稟乾坤自然之姿，振羲皇玄朗之德，鳳
棲外藩，龍飛皇極，時務陵替，備徹天聽，人之情
僞，盡知之矣。是以九域宅心，幽遐企踵，思佇雲
羅，混網四裔，誠宜遠圖廟算，大存經略。光復舊
京，疆理華夏，使惠風陽澤，洽被八表，霜威寒飈，
陵振無外，豈不允應靈休，天人齊契。今江河悠
闊，風馬殊邈，故向義之徒，覆亡相尋，而建節之
士，猶繼踵無悔。况辰極既迴，衆星斯仰，本源旣
運，枝派自遷，則晉之餘黎，欣皇德之攸憑，羣凶

璽監請光復
舊京疆理率
身

况以荆揚慄悍。臣州突騎吞噬。遺錫在於掌握。哉。願陛下敷弘。臣慮永念先績。勅司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沔。使首尾俱至也。

哀帝隆和初。寇逼河南。太守戴施出奔。冠軍將軍陳祐告急。桓溫使竟陵太守鄧遐率三千人助祐。并欲還都洛陽。上疏曰。巴蜀旣平。逆胡消滅。時來之會旣至。休泰之慶顯著。而人事乖違。屢喪王略。復使二賊雙起。海內崩裂。河洛蕭條。山陵危逼。所以遐邇悲惶。痛心於旣往者也。伏

惟陛下稟乾坤自然之姿，拔羲皇玄朗之德，鳳
棲外藩，龍飛皇極，時務陵替，備徹天聽，人之情
僞，盡知之矣。是以九域宅心，幽遐企踵，思佇雲
羅，混網四裔。誠宜遠圖廟算，大存經略。光復舊
京，疆理華夏，使惠風陽澤，洽被八表。霜威寒飈，
陵振無外。豈不允應靈休，天人齊契。今江河悠
闊，風馬殊邈，故向義之徒，覆亡相尋，而建節之
士，猶繼踵無悔。況辰極旣迴，衆星斯仰，本源旣
運，枝派自遷。則晉之餘黎，欣皇德之攸憑，羣凶

妖逆知滅亡之無日。騁忠順之心。鼓雷霆之勢。則一豎之命。不誅而自絕矣。故員通貴於無滯。明哲尚於應機。矜如石焉。所以成務。若乃海運既徙。而鵬翼不舉。永結根於南垂。廢神州於龍漠。令五尺之童。掩口而歎息。夫先王經始。玄聖宅心。畫爲九州。制爲九服。貴中區而內諸夏。誠以晷度自中。霜露惟均。冠冕萬國。朝宗四海。故也。自疆胡陵暴。中華蕩覆。狼狽失據。權幸揚越。蠖屈以待龍申之會。潛蟠以俟風雲之期。蓋屯

圯所鍾。非理勝而然也。而喪亂緬邈。五十餘載。先舊徂沒。後來童幼。班荆輟音。積習成俗。遂望絕於本邦。宴安於所託。眷言悼之。不覺悲歎。臣雖庸劣。才不周務。然攝官承乏。屬當重任。願竭筋骨。宣力先鋒。翦除荆棘。驅逐豺狼。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打徙。以實河南。資其舊業。反其土宇。勤農桑之務。盡三時之利。導之以義。齊之以禮。使文武兼宣。信順交暢。井邑旣修。綱維粗舉。然後陛下建三辰之章。整旂旗之旌。

冕旒錫鑿朝服濟江則宇宙之內誰不幸甚夫
人情昧安難與圖始非常之事衆人所疑伏願
陛下決玄炤之明斷常均之外責臣以興復之
効委臣以終濟之功此事既就此功既成則陛
下盛勲比隆前代周宣之詠復興當年如其不
効臣之罪也褰裳赴鏃其甘如薺

穆帝升平四年慕容暉僭位時外則王師及苻
堅交侵兵革不息內則暉母亂政慕容平等貪
冒政以賄成官非才舉羣下切齒尚書左丞中

甲紹請慕容
暉修葺於之
去

紹上疏曰。臣聞漢宣有言。與朕共治天下者。其
唯良二千石乎。是以特重其選。必妙盡英才。莫
不拔自貢士。歷資內外。用能仁感。猛獸惠致。羣
祥。今者守宰或擢自匹夫。兵將之聞。或因寵戚。
藉緣時會。非但無聞於州閭。亦不經於朝廷。又
無考績黜陟。幽明貪惰爲惡。無刑戮之懼。清勤
奉法。無爵賞之勸。百姓窮弊。侵賕無已。兵士逋
逃。乃相招爲賊盜。風頽化替。莫相糾攝。且吏多
則政煩。由來常患。今之見戶。不過漢之一大郡。

而備置百官。加之新立軍號。兼重有過往時。虛
假名位。廢棄農業。公私驅擾。人無聊生。宜并官
省職。務勸農桑。秦吳二虜。僻僭一時。尚能任道。
捐情。肅諧僞部。況大燕累聖重光。君臨四海。而
可美政。或虧取陵。奸寇哉。隣之有善。衆之所望。
我之不脩。彼之願也。秦吳狡猾。地居形勝。非唯
守境而已。乃有吞噬之心。中州豐實。戶兼二寇。
弓馬之勁。秦晉所憚。雲騎風馳。國之常也。而比
赴敵後。機兵不速。濟者何也。皆由賦法靡常。役

之非道。郡之守宰。每於差調之際。無不舍越殷
疆。首先貧弱。行畱俱窘。資贍無所。人懷嗟怨。遂
致奔亡。進闕供國之饒。退離蠶農之要。兵豈在
多。貴於用命。宜嚴制軍科。務先饒復。習兵教戰。
使偏伍有常。從戎之外。足營私業。父兄有陟岵
之觀。子弟懷孔邇之顧。雖赴水火。何所不從。節
儉約費。先王格謨。去華敦朴。哲后恒憲。故周公
戒成王以嗇財爲本。漢文以皂幃變俗。孝景宮
人弗過千餘。魏武寵賜。不盈十萬。薄葬不墳。儉

以率下。所以割肌膚之惠。全百姓之力。謹案後宮四千有餘。僮侍廝養。通兼十倍。口費之重。價盈萬金。綺縠羅紈。歲增常調。戎器弗營。奢玩是務。今帑藏虛竭。軍士無襜褕之資。宰相侯王。迭以侈麗相尚。風靡之化。積習成俗。臥薪之諭。未足甚焉。宜罷浮華非要之設。峻明婚姻喪葬之條。禁絕奢靡浮煩之事。出傾宮之女。均商農之賦。公卿以下。以四海爲家。信賞必罰。綱維肅舉。者溫猛之首。可以懸之白旗。秦吳二主。可以禮

之歸命。豈唯不復侵寇而已哉。陛下若不遠追漢宗弋綈之模。近崇先帝補衣之美。臣恐頽風弊俗。亦革變靡途。中興之歌。無以軫之。絃詠又拓宇兼并。不在一城之地。控制戎夷者。懷之以德。今魯陽上郡。重山之外。雲陰之北。四百有餘。而未可以羈服。塞表爲平寇之基。徒孤危託落。令善附內駭。宜攝就并豫。以臨二河。連接漕穀。擬之丘後。重晉陽之戍。增南藩之兵。戰守之備。銜以千金之餌。蓄力待時。可一舉而滅。如其慶

劉送死矣之境而斷之。可令匹馬不反。非唯絕

范泰詩弘古
道遠道司

劉送死。俟之境而斷之。可令匹馬不反。非唯絕
二賊闖關。乃是戡殄之要。惟陛下覽焉。暉不納。
宋少帝在位多愆。夫范泰上封事極諫曰。伏聞
陛下時在後園。頗習武備。鼓鞞在宮。聲聞於外。
黷武掖庭之內。誼諱省闈之間。不聞將帥之臣。
統御之主。非徒不足以威四夷。祇生遠近之恠。
近者東寇紛擾。皆欲伺國瑕隙。今之吳會。寧過
二漢。關河根本。旣搖。于何不有。如水旱成災。役
夫不息。無寇而戒。爲費漸多。河去。非復國有。羯

虜難以理期。此臣所以用忘寢食而干非其位者也。陛下踐阼委政宰臣，實同高宗諒闇之美，而更親狎小人，不免近習懼非社稷至計，經世之道。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下觀而化，疾於影響。伏願陛下思弘古道，式遵遺訓，從理無滯，任賢勿疑。如此則天下歸德，宗社惟永。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天高聽卑，燕幽不察。興衰在人，成敗易曉。未有政治於上而人亂於下者也。臣蒙先朝過遇，陛下殊私，實欲盡心竭誠，少報萬分。

先朝過過陛下殊私實欲盡心竭誠少報萬分
而昏耄已及百疾互生便爲永違聖顏無復自
盡之路貪及視息陳其狂瞽陛下若能哀其所
請畱心覽察則臣夕殞於地無恨九泉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七十九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六十一

吳郡

刪正

經國

六名請速乘
容垂共擒劉

後魏道武帝時劉顯地廣兵強跨有朔裔會其
兄弟乖離五官掾張袞上言曰顯志大意高希
冀非望乃有參天計地籠罩宇宙之規吳不弁
越將為後患今因其內釁宜速乘之若輕師獨
進或恐越逸可遣使告慕容垂其相聲援東西
俱舉勢必擒之然後總括英雄撫懷遐邇此于

載一時不可失也

請恢崇敎道
克廣德心

明元帝永興二年表又上疏曰臣既庸人志無

殊操值太祖誕膺期運天地始開參戎氛霧之

初馳驅革命之會託異鄧林寄鱗漢海遂荷

寵榮兼出內陛下龍心九五仍參顧問曾無微

誠塵山露海今舊疾未留氣力虛頓天罰有罪

將填溝壑然犬馬戀土敢不盡言方今中夏雖

平九域未一西有不賓之羗南有逆命之虜岷

蜀殊風遼海異教雖大挺明聖撥亂乘時而因

蜀殊風遠海異教雖... 挺明聖撥亂乘時丁而因

崔浩請假劉
裕水道

機撫會寔須經略介焉。湯失功在人謀。伏願恢
崇敵道。克廣德心。使揖讓與于戈。並陳文德。與
武功俱運。則太平之化。康哉之美。復隆於今。不
獨前世。昔子囊將終。寄言城郢。荀偃辭哈。遺恨
在齊。臣雖闇劣。敢忘前志。冀而有靈。結草泉壤。
泰常元年。晉劉裕伐姚泓。舟師自淮入河。欲泝
河西上。假道於魏。魏羣臣咸以寇不可縱。宜先
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明元將從之。博士祭
酒崔浩曰。此非上策。司馬休之之徒。擾其荊州。

卷之...

卷之...

劉裕切齒已久。今與死子劣。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欲入關。勁躁之人。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敵。今蠕蠕內寇。民食又乏。不可發軍。發軍赴南。則北寇進擊。若其救北。則東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縱裕西人。然後興師。塞其東歸之路。所謂卞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勝也。亦不失救隣之名。縱使裕得關中。縣遠難守。彼不能守。終爲戎物。今不勞

得關中縣... 難守彼不能守終爲... 物今不...
兵馬坐觀成敗。鬪兩虎而收長久之利。上策也。
夫爲國之計。擇利而爲之。豈顧婚姻酬一女子
之惠哉。假令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發吳
越之兵。與官軍爭守河北。若然可知也。

二年。晉齊郡太守王懿降魏。上書陳計。稱劉裕
在洛。勸魏以軍絕其後路。則裕軍可不戰而克。
書奏。帝善之。問博士祭酒崔浩曰。劉裕西伐。前
軍已至潼關。其事如何。以卿觀之。事得濟否。浩
對曰。昔姚萇好養虛名。而無實用。子泓又病。衆

語伐螭螭

叛親離。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以臣觀之。克之必矣。帝曰。劉裕武能何如。慕容垂。浩曰。裕勝。帝曰。試言其狀。浩曰。慕容垂乘父祖世君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伏。便足立功。劉裕挺出寒微。不階尺土之資。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夷滅桓玄。北擒慕容超。南摧盧循等。僭晉凌遲。遂執國命。裕若平姚而還。必篡其主。其勢然也。秦地戎夷。混并虎狼之國。裕亦不能守之。風俗不同。人情難變。欲行荆揚之化。

論秦地裕不
能守

於三秦之地。譬無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走。不可
得也。若留衆守之。必資於寇。孔子曰。善人爲邦
百年。可以勝殘。去殺。今以秦之難制。一二年間
豈裕所能哉。且可治戈束甲。息民備境。以待其
歸。秦地亦當終爲國。有可坐而守也。帝曰。裕已
入關。不能進退。我遣精騎南襲彭城。壽春。裕亦
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一寇未殄。陛下不可親
御六師。兵衆雖盛。而將無韓白。長孫嵩。有治國
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晚。

帝笑曰。卿量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治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玄恭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

世祖神麤二年。議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保太后固止帝。帝皆不聽。唯太常卿崔浩讚成策略。尚書令劉潔。左僕射安原等。乃使黃門侍郎仇齊推赫連昌。太史張原。徐辯說世祖曰。今年己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

年已巳二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

舉兵北伐必敗。雖剋不利於上。又羣臣共讚淵等。云淵少時嘗諫。符堅不可南征。堅不從而敗。今天時人事都不和協。何可舉動。帝意不決。乃召浩令與淵等辯之。浩難淵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日蝕脩德。月蝕脩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諸原野。小則肆諸市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陰用兵。蓋得其類。脩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饑民流。應在他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蒼龍宿。於天文為東。不妨北伐。淵等

俗生志意淺近牽於小數不達大體難與遠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願陛下勿疑也淵等慙而言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苦勞士馬也浩曰淵言天時是其所職若論形勢非彼所知斯乃漢世

舊說常談施之於今不合事宜也何以言之夫
蠕蠕者舊是國家北邊叛隸今誅其元惡收其
善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漠北高涼不生蚊蚋
水草美善夏則北遷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
也蠕蠕子弟來降貴者尚公主賤者將軍大夫
居滿朝列又高車號爲名騎非不可臣而畜也
夫以南人追之則患其輕疾於國兵則不然何
者彼能遠逐與之進退非難制也且蠕蠕往數
入國民吏震驚今夏不乘虛掩進破滅其國至

秋復來不得安臥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
不驚豈不及汲乎哉世人皆謂淵辯通解數術
明決成敗臣請試之問其西國未滅之前有何
亡徵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若實不知是其無術
時赫連昌在座淵等自以無先言慙赧而不能
對世祖大悅謂公卿曰吾意決矣亡國之帥不
可與謀信矣哉而保太后猶難之復令羣臣於
保太后前評議世祖謂浩曰此等意猶不服卿
曉之令悟既罷朝或有尤浩者曰今吳賊南寇

而舍之北伐行師千里其誰不知若蠕蠕遠遁
前無所獲後有吳賊之患危之道也浩曰不然
今年不摧蠕蠕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
以來用人恐懼揚聲動衆以備淮北彼北我南
彼勞我息其勢然矣比破蠕蠕往還之間故不
見其至也何以言之劉裕得關中留其愛子精
兵數萬良將勁卒猶不能固守舉軍盡決號哭
之聲至今未已如何正當國家休明之世士馬
疆盛之時而欲以駒犢齒虎口也設令國家與

之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
來若或有衆備邊之軍耳夫見瓶水之凍知天
下之寒嘗肉一臠識鑊中之味物有其類可推
而得也且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
寬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
南來寇抄今出其慮表攻其不備大軍卒至必
驚駭星分望塵奔走牡馬護羣牝馬戀駒驅馳
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則散而困敝可一舉
而滅暫勞永逸長久之利時不可失也唯患止

爾勿伐宋

無此意。今聖慮已決，發曠世之謀，如何止之，陋矣哉。公卿也，諸軍遂行。

時南蕃諸將表宋大嚴欲犯河南，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因誅河北流民在界上者，絕其嚮道，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詔公卿議之。咸言宜許。左光祿大夫崔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震懼，嘗恐輕兵奄至，臥不安席。故先聲動衆，以備不虞。非敢先發。又南土下濕，夏月蒸暑，水潦方多，草木深

遂疾疫必起。非行師之時。且彼先嚴有備。必堅
城固守。屯軍攻之。則糧食不給。分兵肆討。則無
以應敵。未見其利。就使能來。待其勞倦。秋涼馬
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萬全之計。勝必可克。在
朝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討。西滅赫連。北
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馬畜成羣。南鎮諸將。聞
而牛喜。亦欲南抄。以取資財。是以披毛求玳。妄
張賊勢。冀得肆心。既不獲聽。故數稱賊動。以恐
朝廷。背公存私。爲國生事。非忠臣也。世祖從浩

議南鎮諸將復表賊至而自陳兵少簡幽州以
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嚴以爲備公卿議者
僉然欲遣騎五千并假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
之等令誘引邊民浩曰非上策也彼聞幽州已
南精兵悉發大造舟船輕騎在後欲存立司馬
誅除劉族必舉國駭擾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
來備北境後審知官軍有聲無實恃其先聚必
喜而前行徑來至河肆其侵暴則我守將無以
禦之若彼有見機之人善設權譎乘間深入虞

我國虛生變不難。非制敵之良計。今公卿欲以
威力攘賊。乃所以招令速至也。夫張虛聲而召
實害。此之謂矣。不可不思。後悔無及。我使在彼。
期四月前還。可待使至。審而後發。猶未晚也。且
楚之之徒。是彼所忌。將奪其國。彼安得端坐視
之。故楚之往則彼來。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
之等瑣才。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就大功。
爲國生事。使兵連禍結。必此之羣矣。臣嘗聞魯
輒說姚興求入荊州。至則散敗。乃不免南賊掠

賣爲奴。使禍及姚泓。已然之效。浩復陳天時不
利於彼。曰。今茲害氣在楊州。不宜先舉兵。一也。
午年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晝昏星見。
飛鳥墮落。宿值斗牛。憂存危亡。三也。熒惑依匿
於翼軫。戒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
也。夫興國之君。先脩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
故萬舉而萬全。國安而身盛。今義隆新國。是人
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涸。
是地利不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

得先發而攻人哉。彼必聽我虛聲而嚴我亦承
 彼嚴而動。兩推其咎。皆自以為應敵。兵法當分
 災。迎受害氣。未可舉動也。世祖不能違眾。乃從
 公卿議。浩復固爭不從。遂遣陽平王桂超鎮鄴。
 瑛瑯王司馬楚之等屯潁川。於是賊來遂疾。到
 彥之自清河入河。沂流西行。分兵列守南岸。西
 至潼關。世祖聞赫連定與宋懸分河北。乃治兵
 欲先討赫連。羣臣曰。劉義隆猶在河中。舍之西
 行。前寇未可必剋。而義隆乘虛則失東州矣。世

通鑑馬問計於浩。浩曰。義隆在與赫連定同惡。

祖疑焉。問計於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招連結馮跋。牽引蠕蠕。規肆逆心。虛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侶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住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致計。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儻見情見。止望固河自守。免死爲幸。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剋

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
 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
 西行勿疑。平涼既平。其日宴會。太武執浩手以
 示蒙遜。使曰。所云崔公。此是也。才略之美。當今
 無比。朕行止必問。成敗決焉。若合符契。初無失
 矣。

任城王澄請
 蓄力聚財以
 待時會

孝明帝時。靈太后臨朝。司徒侍中尚書令任城
 王澄表曰。伏惟世宗宣武皇帝。命將授旗。隨陸
 啟顙。運籌制勝。淮漢自賔。節用勞心。志清六合。

是故纘武脩文。仍世彌盛。陛下當周康靖治之時。豈得晏安於玄默。然取外之理。要由內。疆圖人之本。先在自備。蕭衍雖虐使其民。而窺覲不已。若遇我虛疲。士民凋窘。賊衍年老志張。思播虺毒。此之弗圖。恐受其病。伏惟陛下妙齡在位。聖德方昇。皇太后總御天機。乾乾夕惕。若留意於負荷。忿車書之未一。進賢拔能。重官人之舉。標賞忠清。旌養人之器。脩干戈之用。畜熊虎之士。愛時鄙財。輕寶重穀。七八年間。陛下聖略方

剛親王德幹壯茂將相膂力未衰。愚臣猶堪戎
伍。荷戈帶甲之衆。蓄銳於今。燕弧冀馬之盛。克
物在昔。又賊衍惡積禍盈。勢不能久。子弟闇悖。
釁逆已彰。亂亡之兆。灼然可見。兼弱有徵。天與
不遠。大同之機。宜須蓄備。昔漢帝力疾討滅英。
布。高皇臥病親除顯達。夫以萬乘之主。豈忘宴
安。實以侵名亂正。計不得已。今宜慕二帝之遠
圖。以肅寧爲大任。然頃年以來。東西難寇。艱虞
之興。首尾連接。雖尋得翦除。亦大損財力。且饑

之典者尾尾運接雖尋得翦除亦大損財力且饑
饑之氓散亡莫保汝人之賦不增出用之費
衆不愛力以悅民無豐資以待敵此臣所以夙
夜懷憂悚息不寧者也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
以聚人曰財故曰財者非天不生非地不長非
時不成非人不聚生聚之由如此其難集人守
位若此之重興替之道焉可不慮又古者使民
歲不過三日食壯者之糧任老者之事此雖太
平之法難卒而因然妨民害財不亦宜戒今墉
雉素脩廐庫崇列雖府寺膠塾少有未周大抵

省府粗得底。慙理務。諸寺靈塔俱足。致虔講道。唯明堂辟雍國禮之大。不冬司徒兵至。請籌量減徹。專力經營。務令早就。其廣濟數施之才。酬商互市之弊。凡所營造。自非供御切須。戎仗急要。亦宜微減。以務阜積。庶府無橫損。民有全力。夫食上簋而媯德。照卑寢室而禹功盛。章臺麗而楚力衰。阿宮壯而秦財竭。存亡之由。灼然可覩。願思前王一同之功。畜力聚財。以待時會。後周武帝。將將圖東討。詔邊城鎮並益儲侍。如

真論雜好
是以待將

後周武帝... 尉收不國... 東... 訪... 定... 兵... 益... 備... 備...

成集

國聞之亦增脩守禦杜絕

曰宇文護

制之

兵至洛不戰而敗所與

實多寡十年一委積一胡麋散雖為護無制勝之

策亦由敵人入之有備也且疆場相侵互有勝敗

徒損兵儲非策之上者不若解邊嚴減戍防繼

好息民。發待來者。彼必善於通和。懈而少備。然

後出其不意。一舉而山東可圖。若猶習前蹤。恐

非蕩定之計。帝納之。

唐高祖武德二年。欲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秦

五世民諾
復汾晉

陳子昂上
國機異誌

王世民請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
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願假臣精
兵三萬。必平殄武周。克復汾晉。唐主於是發關
中兵。以益世民。使擊武周。武周滅。而唐主
武后時。麟臺正字陳子昂上軍國機要疏略曰。
臣聞宗懷昌等軍失律者。乃被逆賊詐造官軍
文牒。誣召懷昌。昌等專愚無備。陷沒。今諸軍敗
失。東蕃固知。然恐安東阻隔。未審此詐。國家若
無私契。與安東往來。臣恐凶賊多端。詐偽復設。

萬一被其矯命更失其。乃是資長賊權沒陷
府城。又賊初勝不卽西。者深恐圍略安東以
自全計。若安東被圍略。則遼東以來非國所制。
乞早圖之。臣聞天子義兵不可以怒發。怒則衆
懼。急則人搖。則賊得其勢。故昔者聖人守靜以
制亂。持重以服姦。大義常存。人無疑懼。臣伏見
恩制免天下罪人。及募諸色奴克兵討擊者。是
捷急之計。非天子之兵。且比來刑獄久清。罪人
全少。奴多怯弱。非慣征行。縱其募集。未足可用。

況當今天下忠臣勇士萬分未用其一契丹小孽假命待誅何勞免罪贖奴損國大義且陛下富有四海一戰未勝遂卽免罪募奴若更有他虞復何徵發臣恐此不可威示天下臣聞聖人制事必理未萌所以姦不敢謀賊不得起臣聞吐蕃近日將兵圍瓜州數日卽退或云此賊通使墨噉恐瓜沙止遏故以此兵送之臣雖未信然惟國家比來勅敵在此兩蕃至於契丹小醜未足比類今國家爲契丹大發河東道及六胡

州綏延丹隰等州稽胡精兵悉赴營州而緣塞
空虛靈夏獨立今水生河合草秋馬肥秦中北
據隴右亦關東隣黨凶羯姦謀覘知此隙驅其
醜類大盜秦關隴右馬羣是國所寶防備遠策
良宜預圖不可竭塞上之兵使凶虜得計臣聞
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理家必弊在國必危
故明君不畜無用之臣慈父不畜無益之子今
朝廷五品三品受國寵榮天恩賞賜府庫虛耗
食人之祿死人之事恩養聖朝甚矣厚矣及邊

有小賊則云無人驅使。又勞聖恩遠訪外人。外人先無寵祿。臨難又不肯殉節。然則國之所養者。總無用之臣。朝之所遺者。乃有用之士。今不收有用。厚養無用。欲令忠賢效力。凶賊滅亡。以臣愚見。理不可得。近者遼軍張玄遇等喪律實。由內外不同心。宰相或賣國樹恩。近臣或附勢私謁。祿重者以拱默爲智。任權者以傾巧爲賢。羣居雷同。以徇私爲能。媚妻保子。以奉國爲愚。陛下又寬刑漏網。不循名實。遂令綱紀日廢。茲

究滋多。今國家第一要者在稍寬兵期。山南淮
南去幽州四千里。所司使十月上旬到。計日行
百里。四十日方到。卽今水雨如此。又徵符到彼
未久。當日辦發。猶不及期。況未辦發。月日行不
可百里。違限者死。國有常刑。到不及期。懼罪逃
散爲賊。此更生一患。縱倍程。赴期亦恐不及。若
違不誅。則軍不可統。若違必誅。則全衆皆怨。況
兵疲不堪用。吳廣陳勝爲盜。由此卽目。江南淮
南諸州租船數千艘。已至鞏洛。計有百餘萬斛。

所司使勒往幽州納克軍糧其船夫多是客戶
遊手墮業無賴雜色人發家來時唯作入都資
料今已到京又勒往幽州幽州去此二千餘里
還又二千餘里方寒冰凍一無資糧國家更無
優恤但切勒赴限比聞丁夫皆甚愁歎又諸州
行綱承前多儻勾至都采納儻有此類向滄
瀛糴納則山東來米必二百以上百姓必搔動
今國家不優恤又無識事明了人檢點勾當知
租米見在虛實又未宣恩旨慰勞兵夫唯切勒

赴限。黨在道逃亡。此糧有萬一。非意損失。則
軍二十萬衆。坐自取敗。爲賊所圖。楊玄感以此
爲亂。實軍國大命。山東百姓。四家比以供軍。
不點募。近聞東軍失利。山東人驕慢。乃謂國家
怕其麤豪。不敢徵發。今街談巷議。多有苟且之
心。伺國瑕隙。頗搖風俗。國家大政。須人無惑。
若縱懷貳。姦亂必漸。望降勅使。臣與州縣。採
有麤豪游俠。亡命姦盜。失業漂食。富族強宗者。
並稍優與賜物。悉募從軍。仍宣恩旨。慰勞以

發遣若如此則山東浮人安於太山一者以
姦豪異心二者得精兵討賊不煩冤怨稽胡等
又身既在軍則父兄弟子弟自不敢爲過昔漢祖
征山東使蕭何鎮關中漢軍數敗蕭何每發關
中子弟以助漢軍三秦無盜亂之患漢軍有強
雄之勢蓋以此道也夫亂羣敗衆者唯在姦雄
姦雄既羈亂弊自息詩云無縱詭隨式遏寇虐
紫袍緋袍綠袍金帶牙笏告身金銀器物等卽
日軍衆已集入賊有期臣欲募死士三萬人

區城定一戰歸定軍中未有高爵重賞無以勵

驅賊庭。一戰掃定。軍中未有高爵重賞。無以勵
勇。使貪望。賜給袍帶。告身器物。二千事。庶以勸
勵士衆。未敢虛用。比來將軍不明賞罰。所以兵
不齊心。今聚十五萬衆。戈甲糧餉。日費萬金。不
早剋定。恐所費彌廣。山東百姓貧弊。不可再役。
特乞天恩。允臣所請。

寧王倓陳
興復之策

肅宗爲太子。安祿山亂。建寧王倓與親兵扈車
駕度渭。百姓遮道留太子。太子使喻曰。至尊播
遷。吾可以違左右乎。倓進說曰。逆胡亂常。四海

崩分不因人情圖興復雖欲從上入蜀而散關
以東非國家有夫大孝莫若安社稷殿下當募
豪傑趣河西收牧馬今防邊屯士不下十萬而
光弼子儀全軍在河朔與謀興復策之上者廣
平王亦贊之於是議定

陸贄請保居
重以輕之權

德宗時翰林學士陸贄論關中事宜奏略曰君
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德
與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倒持也蓄威以
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恃威則

德宗時翰林學士陸贄論關中事宜奏略曰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倒持也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恃威則

德喪於身。取敗之道也。天重則輕。移諸已。啟禍
之門也。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
本也。其勢當令京邑如才。王畿如臂。四方如指。
故用卽不悖。處則不危。所以居重馭輕。天子之
大權也。非獨爲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鎮撫戎狄
之術焉。是以前代之制。特天下租稅。委之京師。
徙郡縣豪傑。處之陵邑。選四方壯勇。實之邊城。
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化則悅。近以來。
遠也。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底乂。猶務戎

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尚。賴。經。制。頗。存。典。刑。疆。本。之。意。則。亡。緣。邊。之。備。猶。在。加。以。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唐。宗。得。以。爲。資。中。復。興。運。乾。元。之。後。大。憊。初。夷。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旣。弛。禁。戍。亦。空。吐。蕃。垂。虛。深。入。爲。寇。故。先。皇。帝。

莫與爲禦。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志。

莫與爲禦。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
深根固柢之慮。內寇則崤函失險。外侮則汧渭
爲戎。于斯之時。朝市雜析。事變可慮。須臾萬端。
雖有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
豈不爲之寒心哉。先皇帝還自陝郿。懲艾往事。
稽益禁衛。漸脩邊防。是時關中有朔方涇原隴
右三帥。以扞西戎。河東有太原全軍。以控北虜。
此四軍者。皆聲勢雄盛。士馬精彊。又徵諸道戍
兵。每歲乘秋備塞。尚不能保固封守。遏其奔衝。

京師戒嚴。比比而有。陛下嗣膺寶位。威懾殊隣。蠢茲昆夷。猶肆毒蠱。舉國來寇。志吞崑梁。貪冒既深。覆亡幾盡。遂求通好。少息交侵。蓋緣馬喪兵疲。務以計謀相緩。固非畏威懷德。必欲守信結和。所以歷年優柔。竟未堅定要約。息兵稍久。育馬漸蕃。必假小事忿爭。因復大肆侵掠。張光晟又於振武誘殺羣胡。自爾已來。絕無虜使。其爲嫌怨。足可明徵。借如吐蕃實和。回紇無憾。戎狄含詐。乃其常情。苟有便利可窺。豈肯端然自

守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儻有賊臣。啗寇黠虜。窺邊伺隙。來虛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竊爲憂者也。往歲爲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昇平者。李正己。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爲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旣而正己死。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卒。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攜。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又難保。是知立

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勢苟危則舟中敵國。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今圖。循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自頃將帥徂征。久未盡敵。苟以藉口。則請濟師。陛下乃爲之輟邊軍。缺環衛。虛內廩。之馬竭。武庫之兵。占將家之子。以益師。賦私養之畜。以增騎。猶且未戰。則曰乏財。陛下又爲之筭室廬。貸商賈。傾司府之幣。設請權之科。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

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竊發郊畿。驚犯京闕。此亦愚臣所竊爲憂者也。且今之關中。卽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是在焉。秦嘗用之以傾諸侯。漢嘗因之以定四海。蓋由憑山河之形勝。宅田里之上。則弱則內保一方。當天不之半。可以養力俟時也。疆則外制東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也。象勇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廐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

於帑藏不殊。有急而須一朝可聚。今執事者先
拔其本。棄重取輕。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議
制置則彊榦弱枝之術反。語綏懷則懷遠來遠
之道乖。求諸通方。無適而可。陛下儻俯矧微議
過聽愚計。使李芑援東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兇
徒勢必退。則所遣神策六軍士馬。及點召師
將子弟東行。應援者悉可追還。河北既有馬燧
抱真固。亦無藉李晟。亦令旋旆。完復禁軍。明勅
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

各保安居。又降德音。勞徠畿甸。具言京輦之下。百役殷繁。且又萬方會同。諸道朝奏。郵勤懷遠。理合優容。其京城及畿縣所稅間架。權酒抽貫。貸商黠召等。一切停罷。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禍亂無從而作。朝廷由是益尊。然後可以度時宜。施教令。端本整。焚無易於此。

請撫循李楚琳疏曰。李楚琳乘時艱危。假。憂岐下。賊殺戎帥。欵結兇渠。奉天之圍。頗亦有。

助其於叛亂海內彰聞論者今始紛紜一何知見之晚耶但以乘輿未復天愍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宣速告晷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遙。雒谷復爲盜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褒斜。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寔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洵洵羣情。各懷向背。彼勝則往。我勝則來。其間事機不容蹉跌。儻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其勢豈不甚病哉。且楚琳本懷唯惡。

是務令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故通歸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爲念。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儻能遷善。亦可濟師。今若徇褊狹之談。露猜阻之跡。懼者甚衆。豈唯一夫。自昔能建竒功。或拯危厄。未必皆是絜矩之士。溫良之徒。驅駕擾馴。唯在所馭。朝稱兇悖。夕謂忠純。始爲寇讎。終作卿相。知陳平無行。而不棄。忿韓信自王。而遂封。蒯通以析理獲全。雍齒以積恨先賞。此漢祖所以恢帝業也。置射鈞之賊。而任

其才釋斬祛之怨。以免於難。此桓文所以弘霸

功也。然則當事之要。雖罪惡。不得不容。適時之

宜。雖仇讎。不得不用。陛下必欲精求素行。追缺

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

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

又况阻命之輩。勸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

斯釁非小。所宜逆圖。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

甚。亂也。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君陳曰。無忿疾

于頑。又曰。必有。心。其乃有濟。伏願陛下。必以其

請姚贊邢建
等重

主大略。聖人格。爲元龜。固不可納。豎儒小吏。以虧撓興復之業也。

贊又論從賊中。赴行在官狀略曰。欽淑奉宣聖旨。近日往往有卑官從山北來。皆稱自京城偷路奔赴行在。大都此輩多非良善。有一邢建論說賊中體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是窺覘。今且令留在一處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根尋。恐有姦詐。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臣伏以任總百揆者。與一職之守不同。富有萬國者。與

百揆之體復異蓋尊領其要卑主其詳尊尚恢
弘卑務近細是以練覈小事糾察微姦此有司
之守也維御萬樞選建庶長總綱而衆目咸舉
明邇而羣方自通此大臣之任也愚智兼納洪
纖靡遺垂旒黻續而黜其聰察匿瑕藏疾而務
於包含此天子之德也以卑而僭用尊道則職
廢于下以尊而降代卑職則德喪于上職廢則
事不舉德喪則人不歸事不舉者弊雖切而患
輕人不歸者釁侶微而禍重茲道得失所關與

亡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
而盡坑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
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
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
固不同也秦皇嚴衛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光
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
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伏惟陛下睿
哲文思光被四表孝友勤儉行高百王然猶化
未大同俗未至理者良以智出庶物有輕待人

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豎。
有。過。慎。之。防。明。炤。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
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
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盡。者。憂。於。見。疑。著。勲。
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攻。討。馴。致。離。叛。
構。成。禍。災。歲。律。未。半。乘。輿。再。遷。天。其。或。者。欲。大。
啟。睿。心。做。小。失。而。崇。不。業。耳。往。歲。初。奮。師。旅。四。
征。不。庭。義。烈。之。徒。人。思。自。効。捨。逆。歸。欵。者。繼。獻。
于。闕。下。陳。謀。諫。失。者。爭。請。寸。禁。門。陛。下。能。於。此。

時乘軍氣之方雄。因人心之願盡。輟沐吐哺虛。襟坦懷海納風行。不疑不滯。功者報之。義者旌之。直者獎之才者任之。其或有志而無補於時。敢言而不當其理。亦必恕其妄作。錄其善心。率皆優容。以禮進退。如此則海內風靡。翕然歸心。賢愚咸懷。小大畢力。蕞爾凶醜。曾何足平。臣固知久已理安。必無奉天之幸矣。其所以孕禍胎而索義氣者。在乎獨斷宸慮。專任睿明。降附者意其窺覷。輸誠者謂其遊說。論官軍撓敗者。猜

其挾姦毀沮。陳兇黨強狡者。疑其爲賊。張皇獻
計者。防其漏言。進諫者。憚其宣謗。凡此之類。悉
貽聖憂。咸使拘留。謂之安置。或詰責而寘於客
省。或勞慰而延於紫庭。雖呵獎頗異。其辭然於
圈閉一也。旣杜出入。勢同徃牢。解釋無期。死生
莫測。守護且峻。家私不通。一遭繫維。動歷年歲。
想其痛憤。何可勝言。由是歸化漸稀。而上封殆
絕矣。徇義之心。旣阻。脅從之黨。彌堅。而貴近之
臣。往來之使。希望風旨。詭辭取容。唯揣樂聞。不

臣往來之使希望風音詭辭取容唯希樂聞不

是。夫。實。咸。言。聖。謀。深。遠。策。略。如。神。小。寇。孤。危。滅。亡。無。日。陛。下。急。於。誅。惡。皆。謂。其。事。信。然。窮。兵。竭。財。坐。待。平。一。人。心。轉。潰。寇。亂。愈。滋。遂。至。穀。下。生。戎。宮。闈。不。守。儻。陛。下。能。於。此。際。遽。敷。大。號。謝。過。萬。方。叙。忠。良。見。忌。之。寃。而。舉。其。尤。鯁。亮。者。加。之。厚。秩。糾。阿。諛。不。實。之。罪。而。數。其。極。姦。妄。者。處。之。大。刑。賞。罰。既。明。忠。邪。畢。辨。以。此。臨。下。誰。敢。不。誠。以。此。懷。人。何。有。不。服。過。而。能。改。亂。亦。遙。安。臣。固。知。尋。復。京。師。必。無。梁。岷。之。遊。矣。陛。下。既。闕。慎。于。

始又失圖于中。收之西隅。唯在茲日。豈可復使
一事紕繆。一言過差哉。今賊泚未平。懷光繼叛。
都邑城闕。猥偷迭居。關輔郊畿。豺狼雜處。朝廷
僻介於遠郡。道路緣歷於連山。杖策從君。其能
有幾。推心降接。猶恐未多。稍不禮焉。固不來矣。
若又就加猜劾。且復囚拘。使反者得辭。來者懷
懼。則天下有心之士。安敢復言忠義哉。卵胎不
傷。麟鳳方至。魚鼈咸若。龜龍乃遊。蓋悅近者。來
遠之資。懷小者。致大之術也。竊料邢建等輩。必

秦助逆之徒。假如過有張皇。跡涉疑侶。亦望
愚惜體。屈法裕人。並量器能。隨事甄貸。武者措
之於戎伍。文者付之於宰司。大則授以職員。次
但優其選序。必有須離行在難處親軍。則或除
諸道一官。或委諸使錄用。就其常分。各稍加恩。
昔趙殺鳴犢。聖人輟行。燕尊郭隗。賢士繼往。況
乎天子所作。天下式瞻。一言阻物。則天下莫不
自疑。一事恤人。則天下莫不同悅。固不可以小
失爲無損。而不悔。亦不可以小善爲無益。而不

行小猶慎之矧又非小願陛下惟事無大小皆以覆車之轍爲戒實宗社無疆之休。

諸葛亮遺理
與邦之榮

贊又論叙遷幸之由狀略曰自胡羯稱亂遺患

未除朝廷因循久務容養事多僭越禮闕會朝

陛下神武統天將一區宇乃命將帥四征不庭

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徵師

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訣別夫妻分離一人征行

十室資奉居者有餽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

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多

常賦不克。乃令促限。促限纔畢。復命加徵。加徵既殫。又使別配。別配不足。於是權筭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條目。織碎吏不堪命。人無聊生。農桑廢於徵呼。膏血竭於筭捶。市井愁苦。室家怨咨。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用保封疆。禁衛之師。以備巡警。二者或闕。則生戎心。國之大防。莫重於此。陛下急於靖難。累遣東征。邊備空虛。親軍寡弱。尋又搜閱私牧。以取馬。薄責將家。以出兵。凡有私牧者。例元勳貴戚。

之門。所謂將家者。皆統帥岳牧之後。是乃嘗蒙
親委。或著忠勞。復除征徭。國有常典。今忽奪其
畜牧事。其子孫有乞假以給資裝。有破產以營
卒乘。道路悽憫。部曲感傷。貴位崇勲。孰不解體。
加以聚斂之法。轂下尤嚴。邸第侯王。咸輸屋稅。
禪販夫婦。畢筭緡錢。貴而不見優。近而不見異。
其爲憤感。又甚諸方。誅求轉繁。庶類恐懼。興發
無已。羣情動搖。朝野囂然。而京邑關畿。不寧矣。
陛下又以百度弛廢。志期肅清。持義以掩愆。任

法以處理神斷失於太速。睿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於人。察精則多猜於物。寡恕則重臣懼。禍反側之釁。易生。多猜則羣下防嫌。苟且之風漸扇。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人。自古禍變之興。未有若斯之易。豈不以乘我間隙。因人攜離哉。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爲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自頃征討。頗頻刑網。稍

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
自朝列下達烝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
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
逾億計固非悉知筭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
由未必盡關天命伏惟陛下鑒既往之深失建
將來之令圖拯宗社帖危刷億兆憤恥在於審
察時變博詢人謀王化聿脩天祐自至恐不宜
推引厄運謂爲當然撓追咎之誠沮惟新之望
臣聞一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

因多難而興邦。理或生亂者，恃理而不脩也。亂或資理者，遭亂而能懼也。無難失守者，忽萬機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興邦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敕慎也。昔太公以避狄而興，周文王以百里而王，是乃因危難而反盛業，由僻小而闡丕圖。況陛下稟英姿，承實曆，四海之利權由已，列聖之德澤在人，苟能增脩，蔑有不濟。至如東北羣孽，荏苒逋誅，涇原亂兵，倉卒犯禁，蓋上玄保佑陛下，恐陛下神武果斷，有輕天下之心，使知艱

難將永福祚耳。伏願悔前禍以答天戒。新聖化以承天休。勿謂時鍾厄運而自疑。勿謂事不由人而自解。勤勵不息。足致昇平。豈止盪滌妖氛。旋復宮闕而已。

請宥河中染
汁之黨赦淮
石僭逆之罪

贊又論收河中後請罷兵狀略曰。臣聞禍或生福。福亦生禍。喪者得之理。得者喪之端。故晉勝鄢陵。范燮所死。吳克勁越。夫差啟殃。是知福不可以屢徼幸。不可可以嘗覬覦。居福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覓得而忘喪。則其喪必臻。臣竊懼詔

諛希旨之徒。險躁生事之輩。幸兇醜覆亡之會。揣英主削平之心。必將競効其言。誘開利欲。謂王師所向莫敵。謂餘孽指顧可平。請迴蒲坂之戈。復起淮沂之役。斯議一啟。必有亂階。故微臣姑以生禍爲憂。而未敢以獲福爲賀也。何則。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以蓄憾而隘於含容。或以亟勝而輕於戰伐。故文喜之討。涇上之瘡。痛未平。崇義之征。漢南之芟夷。繼甚。阻命之帥。非不誅也。伐叛之師。非不克也。介焉之斷。非不堅也。

赫斯之怒。非不逞也。然以人不見恤。惟戮是聞。有辜無辜。不敢自保。是以抱釁反側者。懼鈇鉞之次。加畏禍危疑者。虛猜譖之災。及遂乃蝨結以拒討。狼顧以背恩。隔兩河而巨灌。夷盪三輔而盜京邑。鑿輅爲之。而駕行宮。至於合圍于時。海內大搖。物情幾去。天命莫保。於寸晷。王威不出於一城。邦國之杌。相艱屯。綿綿聯聯。若包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勢之危窘。實足寒心。非有曩時熊羆翕習之師。雷霆奮發之勢。武庫劔

擁戎據土。場不庭。陛下恥王化之未同。忿茲
慝之靡格。於是發六軍神策。河陽河東澤潞朔
方之騎士。以徂征于北。命永平汴宋幽隴江淮
閩嶺之將卒。以奮伐于南。罄國家帑廩以贍軍。
悉公私廩牧以張武。筭斂周於萬類。徵徭被于
八荒。勞已甚矣。威亦盛矣。旣而曠日綿歲。老師
費財。兩河之寇患。有加無瘳。而邦本已始覆矣。
洎涇卒唱亂。泚戎構災。豺狼整居於禁闈。猘獠
擇肉於馳道。河朔問罪之衆。布路而歸。宋郊仗

順之師。守壘不暇。于斯之亂。海內沸騰。儻有問鼎之雄圖。滔天之巨猾。幸災乘間。何所不爲。旣而悅納之儔。咸自斂縮。內無非望之議。外無軼境之侵。及聞天澤滌瑕。制書復爵。曾不帶芥。望風欵降。爭馳表章。唯恐居後。跡其素志。於此可知。是皆假兵救怨之流。戀土偷安之輩。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常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爲欲。以百姓之心爲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寧

戰之利。帑藏財賦之殷。其所以施令率人。取威定亂。比於建中之始。豈不至微至殺哉。然而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知黷武窮兵之長亂。知急征重斂之勦財。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違衆率心之稔慝。知烝庶困極之興怨。知上下鬱堙之失情。德音渙然。以之更始。所在宣敷之際。聞者莫不涕流。雖或兇獷匪人。亦必爲之歔歔。誠之動物。乃至乎斯。懷梟鴟以好音。消稜沴以和氣。由是茲回易慮。黎獻歸心。假王叛

渙之夫。削僞號以請罪。觀彘首鼠之將。壹純誠以効勤。流亡凍餒者。希保於室家。屯戍戰爭者。冀全其性命。德澤將竭而重濡。君臣已絕而更交。天下之情。翕然一變。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恃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亡。又明矣。尚恐陛下以臣言之略而未喻也。請復循其本而申備之。往以河朔青齊同惡相扇。

人○遂○家○苟○寧○矣○國○亦○同○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
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
者○乃○自○安○之○術○頃○以○東○北○孽○徒○職○貢○廢○闕○陛○下○
忿○其○違○命○大○舉○甲○兵○至○令○逆○泚○誘○姦○乘○釁○而○動○
所○備○之○寇○猶○遠○介○於○河○山○不○虞○之○戎○已○竊○發○於○
都○輦○蕭○牆○之○戒○不○其○信○歟○自○京○邑○底○寧○乘○輿○旋○
返○屬○懷○光○繼○亂○天○討○又○行○息○兵○之○言○我○則○未○復○
山○東○羣○帥○所○以○未○敢○生○辭○者○蓋○爲○河○中○之○地○密○
近○王○城○迫○於○朝○夕○之○虞○不○得○不○翦○除○之○爾○今○若○

改轅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兇。必將誑脅其
同惡之徒。間說於新附之帥。謂之曰。奉天息兵
之旨。乃因窘急之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是以
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
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爲
之動心哉。心旣動。則盈其喪身覆族之憂。憂旣
盈。則慮以唇亡齒寒之病。夫病同者。雖吳越而
相愍。憂同者。不邀結而自親。河朔青齊。固當響
應。建中之禍。勢必重興。夫君之大柄。在惠與威。

善爲國者。宣惠以養威。蓄威以尊惠。威而能養。則不挫。惠而見尊。則有恩。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實衆慝驚心之日。羣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宥河中染污之黨。悉無所問。赦淮右僭逆之罪。戢與維新。蠲貸疲甿。休罷戰士。符往歲息兵之令。以彰信。不大君含垢之德。以布仁。若此而禍。

亂不息。理道不行者無之。臣所未保。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不能不自覲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爲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敢。陛下但勅諸鎮各守封疆。彼旣氣奪。筭窮。是乃徃犴之虜。不有人禍。則當鬼誅。朝廷務崇德以待之。臣固知其必不逃於所揣矣。

崔祐甫請卽
以李正已所

獻錢三十萬
緡賜淄青將

士

李絳請勿討
魏博

淄青李正已畏帝威斷表獻錢三十萬緡以觀
朝廷帝意其詐未能答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崔祐甫曰正已誠詐陛下不如因遣使
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已奉詔書是
陛下恩洽士心若不用彼自斂怨軍且亂又使
諸藩不以朝廷為重賄帝曰善正已慚服

憲宗元和七年秋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其子
懷諫年十二軍中扶豎處其位李吉甫上言須
事討伐以懲宿弊李絳上言罪誠宜誅翦時既

不可。勢亦不同。臣愚度之，不必動衆。吉甫遽進用兵之策，具圖畫入兵道路，攻討利病，弁載河北土田平易沃壤桑柘物產繁富之狀，若不討伐，必無變動。後延英日上，又問魏博之事如何。卿兩人所見各異，何者爲長。吉甫言須興師攻取以示國威。絳奏曰：酌量事勢，必不勞興師動衆。魏博當須歸國。上曰：何以明之。絳曰：凡河南河北叛渙之地，事體大同，懼部下諸將有權，恐得便圖己，各令均筦兵馬，不令偏在一人使力。

敵權均爲變不得。若廣與諸將計會，則必謀。若
不同，若一將爲變，自然兵少不濟，以此相制，先
動不得。此是賊中之制置，於是爲便，加以醴諫，
重購，故無敢發意者。今懷諫乳臭童子領事，不
得事，須假人權柄，託人性命，卽所託者，其權必
重。所任者，其言必行。如此厚薄不同，怨怒必起。
向者權均力敵，適足生患，構其禍也。何者，以兵
力齊等，不相伏從，自然之勢也。若軍中不相伏
從，主帥不能制斷，卽必歸一寬厚簡易。軍中素

所愛者兵權。既有歸懷。諫自須受禍。若不被
處置。卽須送入朝廷。部將忽領一方之權。卽與
兩河事勢大異。賊中所惡。唯此是已。懼其部下
微之。以受國家之利。魏博將若有此變。旣懼諸
隣攻伐。必須懇歸朝廷。若不倚朝廷。卽存立不
得。此必然之理也。伏望陛下按甲蓄威。以俟其
變。不兩三月。必有上聞。所要在應接速疾。赴其
機會。而今但要且嚴勅諸將。簡練排兵。蓋爲此
也。上曰。卿所陳賊中事宜。深盡機要。詳此事。

亦不用兵。他日延英吉甫又盛陳用兵之計。言
糧草匹帛皆有次第。上又顧李絳何如。絳所奏
如前曰。兵不可輕動。討伐鎮州之時。四面興師。
近二十萬衆。并發兩神策。遠赴河北。道路騷擾。
糜費七百餘萬貫。訖無成功。取笑天下。失策之
恥。傳之至今。瘡痍未平。休息未定。立功者未錄。
戰死者未收。傷殘之人。懼於戰鬪。若勅命徵發。
驅之使戰。臣恐不樂之患。不止無功散亂之兵。
別有所慮。況魏博事勢。不要用兵。伏惟陛下斷

於聖心不惑浮論上奮身按手曰朕不用兵定矣絳因激上意曰雖聖斷不用兵臣恐退朝後更有人上惑聖聽者上色莊厲聲曰朕言不用兵定何人惑得卿不用慮李絳遂起拜賀曰聖恩爲萬姓屈已抑威誠社稷之大計也後十餘日果魏博使至軍中已歸部將田興奏取朝廷處分使至非時召宰相對上曰卿所揣魏博事勢若合符契吉甫請且使慰以觀其事絳言不可勅使到彼萬一妄邀勅廷事有一蹉跌卽

請授田興節
度使

難○處○置○疑○悞○之○間○機○宜○已○失○迫○不○及○矣○吉○甫○素
與○知○樞○密○梁○守○謙○交○結○潛○為○援○助○言○舊○例○令○中
便○宣○勞○不○可○此○鎮○獨○無○上○遂○令○中○使○張○忠○順○往
宣○慰○待○迴○處○置○絳○又○奏○今○因○田○興○投○誠○歸○國○三
軍○顛○俟○聖○旨○不○當○時○處○置○赴○其○機○宜○待○勅○使○刑
三○軍○表○來○請○授○田○興○則○威○柄○不○由○於○朝○廷○恩○澤
不○出○於○聖○意○此○機○可○惜○今○復○失○之○後○雖○追○悔○亦
何○及○也○今○許○張○忠○順○行○程○纔○迴○過○陝○州○伏○望○明
日○便○降○白○麻○授○田○興○節○度○使○卽○恩○澤○出○於○君○上

而威柄歸於朝廷利害得失明若日月勅使獲
宣曰且與留後何如待其別成効卽與正授絳
曰若與留後亦恐不得且度朝廷氣力坐制魏
博得不因機會獎其誠節恩出不次感亦殊常
若與留後忽不受命卽成兇悖又須姑息與舊
日何殊也明日遂出白麻除田興爲檢校工部
尚書魏博節度使張忠順制已到田興感涕三
軍受宣鼓舞李絳又奏魏博自十餘年不知朝
化一朝以六州之地歸於朝廷朔河朔之腹

以一百五十萬錢帛賜

將軍

傾悖亂之巢穴。不大賞賜。出其所望。軍心不感。事勢難知。請特賜一百五十萬錢帛。制書上以內庫為名。克三軍賞給。中人有沮其所請者。絳奏曰。昔竇融當光武削平天下。河西是未討之間。懷後代之誅。為避禍之計。尚此崇獎。禍留于孫田。興習舊。無即日之憂。不順得隣道之助。而天生忠義。志懷霜雪。舉六州之地。兩河之贍。惜一百五十萬貫錢物。不收此一道人心。錢帛用了更來。機會一失。難復。假如舉十五萬眾攻取。

六州一年而剋。豈不稱賀。而計費三百萬貫。事畢當賞賚。又在此外。今度所賜未及一半。而顧茲小費。失於大計。深可惜也。上懸覽事情。欣然曰。朕所以身服澣濯。每事節約者。祇爲要切時用。不然。內藏收貯何爲。遂允所奏。及詔書到。魏博錢帛隨路而至。軍中踴躍。向闕拜泣。時田興初授節旄。諸道專使數十人在魏州。成德堯鄴使各十餘輩。見制書。錢帛到。皆垂手失色。驚歎曰。自艱難已來。未曾聞此處。置恩澤如此之厚。

請授黃
節度

反叛何益。河朔人心大變。至今稱之。

僖宗乾符六年。鄭畋遷門下侍郎。時黃巢勢寢。盛據安南。騰書求天平節度使。帝令羣臣議。咸請假節以紓難。畋欲因授嶺南節度使。而盧攜方倚高駢使立功。乃曰。駢才略無雙。淮南天下勁兵。又諸道之師方至。蕞爾賊奈何捨之。令四方解體邪。畋曰。不然。巢之亂。本於饑。其衆以利合。故能興江淮。根蔓天下。國家久平。士忘戰。所在閉壘。不敢出。如以恩釋罪。使及歲豐。其下思

歸衆一離巢。卽机。上肉耳。法謂不戰而屈人。其也。今不伐以謀。而怖以兵。恐天下憂未艾也。

張濟獨違衆
言不伐李克

明

昭宗時張濟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朱全忠
威鎮關東。而安居受殺李克恭。以潞州歸全忠。
全忠乃與幽州李匡威。雲州赫連鐸。上言先帝
幸梁。繇李克用與朱玫連和。請舉兵誅之。願帥
兵爲犄角。帝詔文武四品以上議。皆言王室未
寧。雖得太原。猶非所有。濟固爭先。帝時身播屯
亂。蓋克用全忠不相下也。請因其弱討之。斷兩

雄勢帝曰平巢克用功第一今乘危伐之天下
其謂我何久不決孔緯曰濟言萬世之利陛下
所顧一時事爾臣見師度河賊必破今軍中費
尚足支數年幸聽勿疑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